
January 2016

Liu Cixin's *The Three-Body Problem* and the Desire to the Future

Feng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Feng. 2016. "Liu Cixin's *The Three-Body Problem* and the Desire to the Fu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76-8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专题：科幻小说研究”编者按

科幻小说本来是不入流的一种通俗文学类型,它曾经被归入儿童文学就说明了部分性质:成年人并不欣赏它,因为它荒诞不经,让人难以相信。另一种通俗文学类型武侠小说相对幸运得多,当然我们看到武侠小说也经历了一个从低层次小说向高层次小说跨越转型的过程。这一跨越转型其实与这一文学类型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它其实与这一文学类型能否产生大作家有关。武侠创作领域产生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一批优秀作家,而前些年中国的科幻小说却少有这样的作家,中国的科幻迷不得不去追随国外优秀的科幻作品。近十年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批优秀科幻作家崛起,创造出了高质量的科幻小说,其中尤以刘慈欣《三体》为代表,有评论认为他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小说提高到世界一流小说的地位。随着刘慈欣在世界范围内获奖,中国科幻的名声必然会越来越好,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会获得更多的关注。但这里的重心不仅在此。我们关心的是,科幻小说能够给文学理论带来什么?我

们认为,它不仅仅带来一些新内容,更重要的是,科幻小说让我们发现文学理论思考的一种新形式。科幻小说所建构的一个新异世界往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往往出自作家对前沿科学理论的大胆理解和发挥,并与作家对社会组织、社会心理、个体心理以及人性的复杂结构的深入理解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异的世界,这一新异世界是由观念性的东西支撑起来的,各种元素在科幻文本中以要素配置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文本。只有在科幻文本中,这一观念性才显现得如此突出,这也提示我们,在文学文本之中,观念性的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文本形式,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文学文本的虚构性质是如何展开的,以及使用概念分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这一组科幻分析的论文,也许只是为这样的分析工作开了一个新篇,但我们有理由期待科幻小说研究论文的大量涌现。

《三体》与指向未来的欲望

王 峰

摘 要:科幻小说是对未来可能世界的描绘,未来是一种特殊的时间,它无法到达,只能作为一种现实的愿望来对待。《三体》为我们建造了一种恶的未来可能性,在对未来的描绘当中,我们把时间上的不可到达用文本的方式展现出来,让它像现实之物一样展现出来,也只有文本中未来才能显形,对未来的描绘不是事实性描绘,而是对未来的解释。对未来

解释有这样几个层次：一、线性时间层，未来是流逝时间的未来之维，也就是根据过去和现在时间之维的流逝性，可以推测出未来时间维度的即将流逝性；二、未来作为欲望层，乌托邦想象；三、文本叙事层，文本将未来时间带到现在，叙事的结构是主要的；四、未来解释学（考古学）实现层，叙事与愿望的对冲中达到对未来的功能性解释。这是乌托邦性质的科幻小说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体》； 乌托邦； 科幻小说； 未来

作者简介：王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西方现代文论，美学。电子邮箱：wang99feng@126.com

Title: Liu Cixin's *The Three-Body Problem* and the Desire to the Future

Abstract: Science fiction is a description to the possible world of the future, and the future is a special time dimension which cannot be reached but can only be treated as a vision upon reality. Liu's *The Three-Body Problem* provides us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vil in the futur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uture reveals in words a future not yet experienced, and it does so in a way that treats the unexperienced as a world already in existence, and therefore it is more an interpretation than factual descrip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ture in such description operates on the following levels. Firstly, in the liner time, the future is the yet-to-come dimension of the time passed, which points to the flowing of time and the time to be flown away. Secondly, the future is the desire in which the imagination of utopia is housed. Thirdly, the future allows for a narrative structure through which the text brings the future to the present. Finally, the future realizes the hermeneutics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by way of func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future through the opposition between narrative and desire, and this is the essential significance of science fictions with Utopian edge.

Keywords: *The Three-Body Problem*; Utopia; science fiction; future

Author: Wang Fe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with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mail: wang99feng@126.com

《三体》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当代科幻小说，也是一部重要的当代文学作品。为什么我们如此判断《三体》的意义？原因有二。第一，《三体》的产生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的社会经济达到一定程度，科学技术得到极大发展。第二，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作品受众比较广泛。社会经济发展有目共睹，我们来看受众情况。《三体》的读者一般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他们生活在消费社会中。而所谓的受教育程度，不仅仅指的识文断字这一基本的文字训练，还包括整个社会在基本理科知识方面的接受程度，只有在消费社会中，科幻小说这一通俗题材才具有足够的阅读者。受众群体和社会经济条件还只是一个背景，我们必须还得期待某一个作家，他能够熟练地掌握科普知识，并且具备高超的文学表达技巧，这一点是偶然性的，但前两点是基础性的，缺一不可。

从文学题材来说，科幻小说是最讲究虚构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作品，缺乏这两点，很难成为成功的科幻小说。科幻故事所描绘的未来世界

与现实世界基本完全不同，未来世界是未经历过的世界，科幻小说往往驰骋想象，从现在所能把握的最尖端的科学理论为推论基础，建构出一个未来世界的模型，“科幻小说作家不是创造出某种形式的犯罪，而是不得不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一个完整的本体论以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正是这个具有极度差异性的系统使我们可以与乌托邦想像发生联系”（詹姆逊140）。

一、作为整体的未来

我们都想知道未来，未来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是重要的，比如他很想知道自己与爱人能否白头偕老，某次升迁能否成功，在未来的生活中他将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可能享受什么样的成功喜悦，如此等等。可以说，对于未来，每一个个体都是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对于社会群体来讲，未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经济形式以及人的整体行为和伦理情况都让人充满期冀，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都是对未来社会的推测和

期望,中国早有《桃花源记》这样的类似想象,20世纪初也产生了《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著)这样的真正未来幻想小说。科幻小说就是让科学插上幻想的翅膀,如果只有科学而无幻想,这是科普,而只有幻想而无科学,可能是一种奇幻小说。只有两者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成就科幻小说。科幻的种类有多种,比较常见的就是描画未来世界,《三体》就是这样的作品。

未来是什么呢?或者说,想象或描绘未来这一做法意味什么呢?

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未来整体性:宽泛想象的未来整体性与科幻小说描述的具有细节的未来整体性。先说前者。一般性地看待未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未到时刻,我们想象这一未到时刻的时候,习惯于将之当作一个虽未实现但必然实现的时刻来对待,也就是当作一个客观的时间对象来对待,但毕竟这一时间对象与过去和现在这样的时间不同,它还未到来,所以我们对它还抱有特殊的愿望和期待的态度。当未来还处于一般性的幻想和期待之中时,它就表现出整体性的外观,它成为与现在相对的一个意欲客体,它或者呈现出亲近的特征,或者呈现出排斥性的恐怖特征,前者往往表现为乐观的未来,后者表现为悲观的未来,但无论哪种未来,都带有异域性特征,当然这一异域性是未存在的异域,它与不同文化中的异域想象是两回事,更准确地说,它表现为一种异态存在。三体世界正是这样一个异态存在,它不是一个我们能够观光和游览的地方,三体世界离地球世界4.5光年,人类技术暂时无法到达那里。三体世界的整体环境与太阳系这种单一恒星也不一样,它有三个恒星,所以它的文明不断处于发达、毁灭的周期性循环当中。三体人也不同于地球人,他们可以脱水,藏在洞穴深处,以躲避三星凌空的毁灭周期。三体世界的这些情况并不是地球人去观看而得来的知识,而是通过第一部的游戏场景和伊文斯与三体世界的无线联络透露出来的。当然我们可能心生疑虑:三体人透露的关于他们世界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这样一个疑问产生得很正常,因为无法验证就存在虚假的可能性,但还好,《三体》中这样设计了三体人的一个特质,就是不会说谎。三体人从来不说谎的特质保证了述说的真实,而不说谎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说谎

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不用语言沟通,而用脑电波沟通,这种直接的心心相通,保证了他们不说谎,因为说谎是语言的机能,不是脑电波的机能。三体世界明显地表现出异态特征,这一世界与地球世界几乎完全不同,他们的周边情况,他们的交流方式都决定了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思考方式跟地球没有相近之处,他们是宇宙中的另一种存在。

如果未来是未经文本描述过的,我们就只能把这一未来当作一个整体性的未来来看待,这一整体没有显现,只根据我们对未来的情绪呈现出来。当叶文洁怀着对人类社会的深深失望和仇恨,将联系波发向三体世界,透露了地球坐标的时候,三体是她的复仇工具,是能够实现的复仇力量,虽然,这一复仇是以毁灭整个地球人类社会为代价的。她的这样一种心态竟然被很多人类个体接受,进而成立了以她为精神领袖的地球反叛组织,这一组织明显抱有对地球人类的仇恨情绪,三体世界不过是实现这一复仇的中介客体,在这样的情况中,三体世界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它不过代表了一种本来看似遥远,但最终却可以实现的未来。

即使在三体世界显现出它的科技能力之后,三体世界到底是地球世界的敌人还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落难者这样的疑虑依然不断成为地球世界的讨论话题,随之而来的,是三体的整体面目随着地球人的观念不断发生变化。整体性的刺破是有代价的,这一代价在《三体》中表现为地球太空力量的全面溃败,只有这时,三体世界才不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它侵入地球,无时不在地球中,决定了地球人的命运。

整体性与技术密不可分。不同星际的个体交流脱离技术是不可能的,异态个体的友谊往往难以构想。我们看过,一些相关电影里讲的是某个落难的外星个体与地球儿童的关系。只有地球儿童葆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受到地球文明的影响相对比较少,能够接受外星生物的差异性。但在《三体》中,我们没有看到与三体个体的交往,三体个体与地球个体在交流中存在巨大困难。在《三体》中,只有地球反叛组织的首领伊文斯,才能跟三体人进行直接的无线电交流,后来,三体人派出了智子,但智子并不是活的生命,而是高科

技的显象。

科幻小说的作用是瓦解想象的整体性,它必须将模糊的整体性化解,如果未来只是作为整体出现的话,它将只是一个轮廓,根据我们的情感和想象来宽泛地描画它的形状。科幻小说通过对未来社会科技情况和人的心理生活状态的细致描绘,将未来的整体性化解为具体的、细节的生活场景,这些细节瓦解了未来的朦胧想象,但同时细节描写也暗含了一种整体性,因为,无论怎样将未来具体化,总有一些关键的部分处于整体性的晦暗当中,它不是生活,所以无法具备无所不包的细节,文本描绘的细节只是一种内在整体制约下的细节。这也是小说文本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同时也是小说魅力所在。我们可以将这些暗含之处化解为阅读中的空白和潜能,让读者在空白的理解当中把暗含之处填补上,当然这样一来,将产生一个不能控制的结果:读者不可避免的用自己的所受教育和对未来的想象和理解来接受这些暗含内容,这样一来,读者的接受虽然是在科幻小说描绘的整体性框架当中的,但是,涉及到文本未能有效描述的部分,就不可避免的接入了自己的理解,产生文本理解的多向性,这也是文本与整体社会与想象之间的差距和张力。当然这是科幻小说魅力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把读者的参与当作科幻小说的亲熟性来看待,而作者所描绘的科幻世界的其他部分当作潜藏的未定性来看待,那么在阅读当中,这样的张力和博弈也是科幻小说带给我们的未来世界的想象性呈现,它既是整体的,又是具体的,它的整体性绝大部分存在于具体细节当中,而倾向现实主义类型的文本,其整体性却来自于现实世界与文本描绘两个部分,根据具体文本及其所属文本类型来判断。

二、恐惧而不是希望

在未来世界中,我们将会发现外星人的差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同他们打交道?那些生物低于我们还是高于我们?如果低于我们,我们就面临着如何对待他们的问题,如果高于我们,将面临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可能出现了,如果一个异态文明,远远高于我们,他们对待我们到底是友善的呢?还是凶恶的呢?他们会否帮助

我们迅速提升科学技术,改善我们的生活?抑或他们像我们对待家畜一样对待我们?前一个设想展现了乐观的未来,而后一个设想则是恐惧的心理来源。

未来意味着存在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这个世界到底是让人恐惧的还是让人快乐的,我们根本无从知晓,所有的乌托邦都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想象,而恶托邦则抱有悲观的想象。对人的本质的未来发展抱有何种态度或者信仰,未来就呈现为何种情况。只有在文本构成的异托邦^①中,这两种维度才容纳为一种矛盾的对体。到底是恐惧还是希望,这与我们对世界和宇宙的整体理解密切相关,就像《银河帝国》中预设的宇宙世界是一种陷入混乱,但通过各种努力,又能够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态的乐观主义的信仰一样,《三体》中所预设的宇宙真相则是一种相反的悲观主义信仰,宇宙是一片黑暗丛林,丛林里有无数个发达的文明,他们都是丛林里的猎手,一旦其他猎手暴露行迹,马上消灭对方。在这两种宇宙世界观中,到底哪一种是真相,我们根本无从知晓。未来从来未曾到来,但关于未来的文本却铺天盖地。所谓的未来考古学,从字面上就是一个吊诡的组合,考古学从来都是关于过去的,未来从来都是预测的,未来如何考古?只能是一种文本性质的东西,在文本所展现的想象界中,我们通过文类、描写规则寻找“考古”方向,关于历史的考古是让过去之物说话,而关于未来的“考古”则在文本说话、解释的基础上,寻找基于文类的联系和区分,它是互文性的,“考古”是让互文敞开,同时也让文本牵连的生活敞开,并从中获得“考古”的对象。所谓未来考古学,“考”的是文本及其对应的欲望之“古”。

为什么宇宙是黑暗丛林?

在人类科学的童真年代,向外星发射联系信号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情:我们设想外星存在着与人类近似的物种,他们像我们一样孤独,希望与外界取得联系,而我们作为另一个孤独者,想象着相遇的紧张和浪漫,与外星人进行必要的试探性接触,期待着最终与他们互相了解,成为友好的联盟者。我们全然忘记了人类历史上从来不乏这样的异族接触事件,但往往伴随着与浪漫彻底无关的血腥杀戮,而且是我们拥有的技术越发达,血腥杀戮的可能性越容易发生,因为科技能量决定了一旦我们与外星人之间发生猜疑,自我保存将是

唯一选择,而技术就意味着武器。冷兵器时代,时间是武器的敌人,而在超越核武器时代,时间是武器的朋友,瞬间发动的毁灭性进攻,是保存自身族类的最高准则,这是《三体》向我们描画的未来世界,也是如此合情合理的世界。向外星发出联系信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希望?是不是孩童的纯真?《三体Ⅲ:死神永生》如此描绘:“当人类得知宇宙的黑暗森林状态后,这个在篝火旁大喊的孩子立刻浇灭了火,在黑暗中瑟瑟发抖,连一颗火星都害怕了”(“三体Ⅲ”78)。

在《三体Ⅱ》中,主人公罗辑提出一种宇宙社会学,宇宙是一个黑暗丛林,所有高度发达的星球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在这个丛林中,每一个猎人也随时成为其他猎人的猎物,所以当信号出现的时候,最安全的做法绝不是实地查询,而是向信号发生源开枪,消灭可能的威胁,为此,每个猎人也必须隐藏好自己,不能让其他猎人发现自己。

这是一个如此绝望的图景,将其称为恶托邦也不为过。在《三体Ⅲ》中,宇宙也的确走向了最终毁灭。黑暗丛林中的猎人们为了保存自己,无限制地使用武器,最终这些武器也以毁灭自己为代价,这就像传说中的苗人放蛊,伤人之后,最终必将为蛊所噬。《三体Ⅲ》中提供了一种降维武器,可以将四维降为三维,三维降为二维,而降维是没有界限的,发出降维武器的猎人,在先将敌人降维之后,也难逃其后被降维的命运,因为降维是不可逆的。未来是没有未来的未来,时间消解,空间毁弃,人类(地球人)成为平面画上的图形。

当未来被文本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未来有什么希望呢?没有了,希望已经被压缩在文本当中,我们当然可以在文本中发现这一欲望的踪迹,但希望本身在文本中实现之后,它就成为“考古”的对象,我们可以依据文本对这些希望一一考察。

《三体》所描绘的世界虽然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让人难以相信,但细思之后,可能我们会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就其性质而言,我们总是把未来想象为一个充满着希望,让我们期待,清除了现在和过去所有污垢、疾病、落后和野蛮之地,对于未来的预期,往往只存在两种极端的可能性:实现或者失败,所以,我们一旦在心理上对预期失败抱有合理的心理预计,那么,这一失败很快发展为期待的恐惧,这是人性在成功、失败的两极进行振荡的心理规律。

三、在描绘中解释未来

什么是进步?是科技在发展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未来是一种进步,那么它就已经包含了与现在的对比,也就是在一种看似断裂中达成延续,未来的经验包含了现在经验的陌生化,这一陌生化在科幻小说中往往以一种科学的面目出现,比如广告牌,比如智能家居,比如全局性智能网络,这些在《三体》中比比皆是,“科幻小说表面上的现实主义或表现性隐藏了另一个复杂得多的世俗结构:不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未来的‘意象’,不管这些意象对于一个必然等不到意象的‘具体化’的读者而言意味着什么,而是使我们对于自己当下的体验陌生化,并将其重新架构,而这是一种不同于其他所有形式的陌生化的特定方式”(詹姆逊 377)。

科幻中的科技进步与当下情况形成不同的两者极端关联,它或者是直接对当下的否定,比如航天技术,或者是当下技术的延伸,比如网络技术的更普遍地进入生活。在《三体》这样充满恶托邦可能性的文本中,科技进步是一个必要元素,这也是科幻体裁本身决定的,未来必然与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即使我们不能确认其他的进步,但这一种进步是确定的,因为如无科技进步,地球人与其他星球人的相遇就成了问题。在罗辑发现的宇宙社会学中,猜疑链与技术爆炸是宇宙社会学两个必备要素。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技术越来越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在《三体》第一部中,人类的技术进步是被三体发射的智子锁死的,其科技水平与我们现在基本持平,第二部中,宇宙航行能达到光速的10%,而在第三部中,地球人拥有了超光速飞船,在结尾部分,已经能够改变宇宙规则来为自己服务。通过这样的科技描绘或期盼,我们在文本中达成了对现在情况的否定和对未来一极的飞驰而去的想象,并将两者通过未来文本的描绘折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乌托邦愿景:未来越丰富,现实越贫瘠。

科幻小说是一种叙事作品,我们在叙事中让未来现身。我们不能说,在科幻中,未来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折射,这样来想问题太简单。在科幻的未来世界中,我们的周围环境是完全改变的,而科幻叙事的含义不是仅仅沉醉于科

学技术和科学理论的幻想之中,它主要包含着在新的科技环境下,尤其是一种星际之间关系的大背景下,人的行为和伦理情况的复杂变形,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得佩服科幻小说家们的伟大想象力,他们在小说中描绘了行为和伦理的合情合理的变化。可以说,任何一部伟大的科幻小说的成功,绝不仅仅在科学幻想上,更在人的行为和伦理的描绘上。《三体Ⅱ》中章北海胁迫飞船全体船员出逃,不去迎战三体世界派出的武器水滴,因为他相信技术差距是无法超越的,在这场战争中地球人类必败。事情的发展很快证明了他是正确的,他也成了飞船人类的救世主。从此飞船人类宣誓成为新人类。但新人类就会产生新伦理,一个事实马上摆在面前,跟章北海同时逃亡的一共5艘飞船,但从食物配给和飞船维护来讲,全部配给只能支撑一艘飞船到达预定目标,后面的情况就很明显了,其中一艘必须消灭另外4艘,同时还要把尸体制成食物,否则同样无法支撑。这就是黑暗世界的新伦理,这种伦理以保持人类最低生存为底线,个体的独立性只能泯灭。虽然这个伦理很残酷,但在那种情境和心理状态下,似乎找不到别的可能性。就像后来被诱骗回地球审判的《青铜骑士》号舰长斯科特所说的,“我没有太多可说的,只有一个警告:生命从海洋登上陆地是地球生物进化的一个里程碑,但那些上岸的鱼再也不是鱼了;同样,真正进入太空的人,再也不是人了。所以,人们,当你们打算飞向外太空再也不回头时,请千万慎重,需付出的代价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三体Ⅲ”87)。

从时间上讲,未来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未来一词在时间意义上与过去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一般的时间观念中,我们往往把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作一条不可逆的时间之线上的流逝,但实际上,过去和现在都是流逝的,只有未来不流逝,我们只是根据时间的流逝性质预设了未来时间之维上的流逝,从线性时间维度上去看未来,这是一个包含着无限可能的方向,与过去和现在的单线性不同,它更像一个无所不包的蚕茧,现在不断从这个蚕茧中抽出丝线,在每一个瞬间上,未来都转化为现在,从不可知、未成型之物转化为可见的、成型之物,凝结在时间的丝线上,而在每条时间丝线上,未来通过现在成为过去,现在这一时间点不断被转化成过去的连续线,但未来其实是不断后退的、

躲避“现在”的追逐,只有这样,未来才成其为未来。虽然我们利用拟人的方式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略做揭示,但这与事情本身的复杂性相比,还差得很远,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未来在时间之维上不能将过去和现在一样当作实体来对待(在此我们暂时忽略了现在、过去、未来这样的实体性划分的便利性和矛盾性),未来正如其形象所展现给我们的那样,在其可预见的方面,是基于可能性的描画,在其远至无法预计的部分,不过是对可预计部分的形式化使用,在其最远端,我们还能够设想存在着时间的终结,这当然就只是理论上的设计,从客观的时间空间来推测,这一客观时间的终结不是我们能够经历的,我们能够经历的只有个体的时间终结,即死亡,而这一个体的死亡不过是客观时间空间结点上的一个标志而已,对于死亡,个体是不可经历的,但个体死亡这一现象作为一种客观的现象,对于其他而言,却是可以经历的,但那种死亡经验却不可以亲身经历。更进一步的,我们所处的地球世界时空的死亡却是无法经历的,因为这意味着地球的毁灭,或者我们所处的恒星系或银河系宇宙的毁灭,对于位于其中的人类而言,这一客观时间之毁灭只可以想象,但无法经历,只有能够置身事外的物种(比如《三体Ⅲ》中的程心)才能看到这一毁灭,当然,我们在这儿必须还得借助科幻想象。

我们当然知道,科幻不过是我们利用文本能达到的未来的一个维度,但这个维度毕竟是我们基于各种实际和可能情况的合理推测,正如科幻本身一样,是科学+幻想,而幻想也是基于科学的合理性幻想,是有所本的,不是无理由的猜测,这也是我们关于未来所能走到的更远之地。从根本上说,乌托邦都是文学,幻想的文学,唯有文字才能将乌托邦呈现出来,而这样的呈现无疑已经是一种幻想性的文学。

四、乌托邦欲望

乌托邦欲望不仅仅是面向未来的欲望,它更多一些,多了什么呢?如果说面向未来是一种单纯的期望欲,那么乌托邦则多了一些与现在情况的对照,也就是说,乌托邦天然具有政治性。詹明信说政治乌托邦是科幻文学的子集,可以这样理解:科幻包含着单纯的未来期待,而政治乌托邦则

在单纯的政治期待中混杂了现实性的政治批判,但科幻的单纯未来期待也可能通过理论解释转化为一种乌托邦气质,而政治乌托邦则直接表现为乌托邦期待,其基础依然是一种未来时间维度上的期待,所以政治乌托邦是科幻的子集。

如果我们不去理睬乌托邦文本形式,只去关注乌托邦内容,并把它当作像我们现在社会事实一样的可能事实,那么我们发现乌托邦事实将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可能事实。这种不同不是事实与可能事实的不同,即两者中的某一者总是另一方的基础,而是两种没有一致性的事实——如果有相同之处,不过是可能事实向事实的借词使用关联,并不涉及实在方面的关联。一方面,乌托邦叙事展开一种幸福的可能前景,乌托邦必然解决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贫穷、疾病,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看到了贫穷和疾病造成的不幸,以及它的源头,而乌托邦本身已经包含着未来的时间的允诺,改变这个社会的制度和分配,消灭贫穷,以及科学技术尤其是医疗技术大发展,可以治愈在这个时代无法解决的医疗难题。在《三体》中,医疗想象是最突出的,比如警察大史,患了难以治疗的癌症,他就选择了冷冻,到未来很轻易地治疗了。这种叙事在《三体》中比比皆是,几乎构成《三体》乌托邦的一个基本元素。而贫穷在未来世界中往往并不是一个主要元素,一般来说,它是其他元素的一个部分,或者叫适度的贫穷,比如在《仿生人能梦见电子羊吗?》中,真的动物成为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奢侈品,如何赚钱买一只真的动物成为衡量贫穷与否的关键。在这里,贫穷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具有基本生活保障的含义,而是成为总体生活的一个象征。《三体》并没有多少场景来描述贫穷的生活,只有在三体人入侵地球之后,才描写了一番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在其他场景中,贫穷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相反,个体财富的迅速获得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比如大史儿子的暴富,程心的暴富,等等。

但乌托邦文本本身也容易刺破单纯的乌托邦想象。的确,乌托邦文本带给我们一种乌托邦内容方面的承诺,在文本中我们看到很多乌托邦的表述,而且我们相信乌托邦总是未来的美好社会,这种美好社会伴随着各种技术方面的发展。乌托邦社会总是能够在某些方面解决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但是在乌托邦文本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文本

形式会反抗文本内容,这一点在其他幻想小说里面都能出现,只是在乌托邦的小说里冲突格外严重。这一点是文本叙事需要与文本内容之间的错位导致的裂痕,也就是说,一个乌托邦故事需要情节上的跌宕起伏和叙事上的吸引力,为了达到这一点,在叙事中必须加上各种苦难,障碍,冲突,当然也包含着解决,比如银河帝国的15部系列小说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乌托邦文本将这一叙事扩大化,乌托邦叙事一方面假设了生活中的困难和障碍,另外一方面又隐含着幸福的许诺,而这一幸福的许诺与叙事中的困难和艰苦形成尖锐对立。如何用幸福的许诺来平息艰难的生活,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乌托邦文叙事类型与叙事内容直接欲求充满了巨大的张力。

我们受到科幻小说的诱惑,很容易把这种建基于科学理论之上的未来理解为一个实体,其实在刻画乌托邦小说当中,未来是一个在叙述当中成型的東西,如果我们借用拉康的小对体概念(object a)(拉康 482),就会陈述得比较恰当。小对体看起来是一个客体,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物质性客体,也不是一个绝对客体,而是我们利用某种形式,将它树立为一个客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形式的小对体中包含着乌托邦欲望和乌托邦想象,我们期待社会如此变化,并且能够找出诸般理由,认为未来必然会如此。在小对体的成型当中,并不是它本身导致了什么形象,而是在他的形象当中,潜藏着我们的乌托邦期待,而所有的期待,都不只是心理上的,它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展现出来,科幻文本就是一个恰当的方式。将期待和幻想用文本固定下来,未来就展现在各类的乌托邦文本当中了。文本就是这一乌托邦愿望的实现体,它使愿望这一流动性的东西成为可以固定下来和展现出来的客体。小对体就是一种愿望的菲勒斯,它凭借想象楔入本来无所凭据的虚空中,并在不断地试探和描述中使未来空间成型,这一空间是摆脱主体的看和听的,所看所听都只是视觉和听觉所面对的外面表象,它其实不是看到、听到的实物,而是在想象的构想中显现出来的综合体,所以对未来的认知其实不只是认知,它还包含着想象的建构,认知是一种对想象的认知。这种认知不是知识性的认知,而是综合性的认知,它看似失败实则成功,最终达到想象与未来真实性的融会。此时,现实的真实感中断,综合认知简化为知

识性认知,想象性因素被暂时忽略掉,未来成为一种有形体的展现,正是在乌托邦文本的描绘中,我们达到了对未来的乌托邦性占有,文本作为一种愿望的小对体,成为真实界与想象界、愿望与知识、建构与辨识、自我肯定与自我消解的统一体。

柏拉图曾经说过,诗人总是用他所掌握的一种技艺来欺骗我们相信他会所有的技艺。在乌托邦小说中,写作者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奠基于科学技术之上的新型社会,这一社会瓦解了当下的社会道德,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他带给我们新的许诺。而我们在文本阅读当中把这些许诺和规则设计,当作未来社会的整体来接受。其实我们有意识地忽略了文本的叙述,总是部分的,无法涵盖全面的社会,我们用自己有意忽略的意识填补了叙事中的裂痕,这一填补既是叙事文类上带来的无意识填补,也是理性有意忽略的填补。通过这种填补我们能够将乌托邦科幻文本当作一个完整世界的描绘来接受,这样我们就在阅读的想象性中填补了它。

我们在阅读乌托邦文本的时候,往往没有注意到,乌托邦社会正是在文本中成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完全不同。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存在着模仿的话,那么,乌托邦科幻小说当中存在的主要的是创建和解释:小说文本在描述行进当中,来解释这一社会,或这一科幻场景所必须的科学理论,这种科学原理的阐发,也是科幻小说迷人的一个部分。

注释[Notes]

① 王德威在《乌托邦、恶托邦和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

欣》中根据福柯的思想,提出乌托邦、恶托邦和异托邦三种形态,乌托邦、恶托邦都是一种政治上的极善和极恶的可能性,异托邦是一种现实的隔离出来的空间,发展一下就可以看到,科幻小说就是这种异托邦。参见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和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文艺报》6(2011)。按照詹姆逊的观点,政治经济乌托邦是科幻小说的一种子类,参见《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第7页。那么我们看到,文本乌托邦即异托邦才是母类,而乌托邦和恶托邦则是两个子类。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Jameson, Fred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Trans. Wu J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Lacan, J.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Chu Xiaoquan.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Liu Cixin. *The Three-Body Problem: Book II, The Dark Forest*.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08.]

——:《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

[——. *The Three-Body Problem: Book III, Death's End*. Chongqing: Chongqing Press, 2010.]

(责任编辑:王嘉军)